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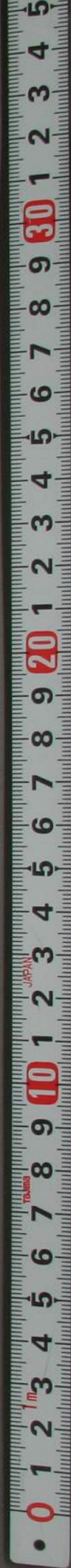
南豐文
坤

序
記傳
論議雜著

木

共三十一

1737
2



1737
2

唐宋八大家文抄卷百四十

南

序

送傅向老令瑞安序

向老傅氏山陰人與其兄元老讀書知道理其所為文辭可喜太夫人春秋高而其家故貧然向老昆弟尤自守不苟取而妄交太夫人亦忘其貧余得之山陰愛其自處之重而見其進而未止也特心與之向老用舉者令溫之瑞安將奉其太夫人以往予謂向老學古其為令當知所先後然古之道蓋無所用於今則向老之所



守亦難合矣故為之言庶夫有知予為不安者能以此而易彼也

送丁琰序

守令之於民近且重易知矣予嘗論今之守令有道而聞四方者不過數人此數人者非特任守令也過此數人有千里者相接而無一賢守有百里者相環而無一賢令至天子大臣嘗患其然則任奉法之吏嚴刺察之科以繩治之諸郡守縣令以罪不任職或黜或罷者相繼於外於是下詔書擇廷臣使各舉所知以任守令是

天子大臣愛國與民而重守令之意可謂無不至矣而詔雖下舉者卒不聞惟令或以舊制舉不循循歲月而授每舉者有姓名得而視之推考其材行能堪其舉者卒亦未見焉舉者既然矣則以余之所見聞陰計其人之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猶恐予之愚且賤聞與見焉者少不足以知天下之材也則求夫賢而有名位聞與見之博者而從之問其人之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豈天下之人固可誣而天固不生材於今哉使天子大臣患天下之弊則數更法以禦之

法日以愈密而弊日以愈多豈今之去古也遠
治天下卒無術哉蓋古人之有庠有序有師友
之游有有司之論而賞罰之始於鄉屬於天下
為教之詳至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則皆得行
其教有可教之質則皆可為材且良故古之賢
也多賢之多則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倉廩賤
官之選咸宜焉獨千里百里之長哉其為道豈
不約且明其為致天下之材豈不多哉其豈有
勞於求而不得人密於法而不勝其弊若今之
患哉今也庠序師友賞罰之法非古也士也有

聖人之道欲推而教於鄉於天下則無路焉人
愚也則愚矣可教而賢者卒誰教之哉故今之
賢也少賢之少則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倉廩
賤官之選常不足其人焉獨守令哉是以求
之無不至其法日以愈密而不足以為治者其
原蓋此之出也已噫矣重而不更也姑蘇人丁
君琰佐南城南城之政平予知其令令曰丁君
之佐我又知其邑人邑人無不樂道之者予既
患今之士而常慕古之人每觀良吏一傳則反
覆愛之如丁君之信於其邑予於旁近邑之所

未見故愛之特深今為令於淮陰上之人知其材而舉用之也於令也得人矣使丁君一推是心以往信于此有不信于彼哉求予文者多矣拒而莫之與也獨丁君之行也不求予文而予樂道其所常論者以送之以示重丁君且勉之且勉天下之凡為吏者也

送周屯田序

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為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

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袒裼鞬以薦其物諮其辭說不於庠序於朝廷時節之賜與縉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為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為無為而尊榮也今一日辭事返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群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遊散棄乎山墟林莽僻巷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歎然於心邪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閒不享乎珍好

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長谷豈不
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
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
所自為於士之倦而歸者顧為煩且勞也今之
置古事者顧有司為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
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為動其意邪余為之言者
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
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既為之辨其不繹
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
周君而病今之失矣南豐曾鞏序

送趙宏序

荆民與蠻合為寇潭旁數州被其害天子宰相
以潭重鎮守臣不勝任為改用人又不勝復改
之守至上書乞益兵詔與撫兵三百殿直天水
趙君希道實護以往希道雅與余接間過余道
潭之事予曰潭山川甲兵如何食幾何賊衆寡
強弱如何予不能知能知書書之載若潭事多
矣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絕山谷而進其勢非
不衆且健也然而卒殲焉者多矣或單車獨行
然而以克者相踵焉顧其義信何如耳致吾義

信雖單車獨行寇可以為無事龔遂張綱祝良之類是也義信不足以致之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卒殲焉適重寇耳况致平耶楊旻襄行立之類是也則兵不能致平致平者在太守身耳明也前之守者果能此天子宰相烏用易之必易之為前之守者不能此也今往者復曰乞益兵何其與書之云者異耶予憂潭民之重困也寇之益張也往時潭吏與旁近郡勦力勝賊者暴骸者戮降者有之今之往者將特不為是而已耶抑猶不免乎為是也天子宰相任之之意

其然耶潭守近侍臣使撫覘潭者郎吏御史博士相望為我論其賢者曰今之言古書往往曰迂然書之事乃已試者也師已試而施諸治與時人之自用孰為得失耶愚言倘可以平潭之患今雖細然大中咸通之間南方之憂嘗劇矣夫豈階於大哉為近臣郎吏御史博士者獨得而不思也希道固喜事者因其行遂次第其語以送之

三
送江任序

均之為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

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外萬里
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
行水涉沙莽之馳徃徃則風霜冰雪瘴霧之毒
之所侵加蛟龍虺蜴虎豹之群之所抵觸衝波
急湫隕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羸糧舉
藥選舟易馬力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
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衣服飲食之具土
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風謠語言習尚之務其
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嘆息而
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久所蔽已解則歲月有

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
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為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
州之人各用拘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土不必
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與
道塗所次升降之倦衝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
動於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
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
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辭說之
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
其少長之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

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
如此能專慮致勤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
急其施為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
幾已斷於胷中矣豈累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
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為洪之豐城此兩縣
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壟相入也
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既已
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飶聽其人民之事而江
君又有聰明敏急之材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
知其不去圖書詩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為有
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熙寧三年三月尚書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錢
君純老出為婺州三館秘閣同舍之士相與飲
餞于城東佛舍之觀音院會者凡二十人純老
亦重僚友之好而欲慰處者之思也乃為詩二
十言以示坐者於是在席人各取其一言為韻
賦詩以送之純老至州將刻之石而以書來曰

餞詩刻石

為我序之蓋朝廷常引天下儒學之士聚之館閣所以長養其材而待上之用有出使于外者則其僚必相告語擇都城之中廣宇豐堂游觀之勝約日皆會飲酒賦詩以叙去處之情而致網繆之意歷世寢久以為故常其從容道義之樂蓋他司所無而其賦詩之所稱引况諭莫不道去者之義祝其歸仕於王朝而欲其無久於外所以見士君子之風流習尚篤於相先非世俗之所能及又將待上之考信於此而以其彙進非空文而已也純老以明經進士制策八等

歷教國子生入館閣為編校書籍校理檢討其文章學問有過人者宜在天子左右與訪問任獻納而顧請一州欲自試於川窮山阻僻絕之地其志節之高又非凡才所及此賦詩者所以推其賢惜其志殷勤反復而不能已余故為之序其大旨以發明士大夫之公論而與同舍視之使知純老之非久於外也十月日序

贈黎安二生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

數十萬言安生携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余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反復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竒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叅軍將行請予言以為贈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迺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為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

俗此余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濶孰有甚於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為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余之迂為善則其患若此謂為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為何如也

送蔡元振序

古之州從事皆自辟士士亦擇所從故賓主相得也如不得其志去之可也今之州從事皆命於朝非惟守不得擇士士亦不得擇所從賓主豈盡相得哉如不得其志未可以輒去也故守之治從事無為可也守之不治從事舉其政亦勢然也議者不原其勢以為州之政當一出於守從事舉其政則為立異為侵官噫從事可否其州事職也不惟其同守之同則舍已之是而求與之同可乎不可也州為不治矣守不自任其責已亦莫之任也可乎不可也則舉其政其

孰為立異邪其孰為侵官邪議者未之思也雖然迹其所以然豈士之所喜然哉故曰亦勢然也今四方之從事惟其守之同者多矣幸而材從事眎其政之缺不過室於曩途於議而已脫然莫以為已事反是焉則激激亦奚以為也求能自任其責者少矣為從事乃爾為公卿大夫士於朝不爾者其幾邪臨川蔡君從事於汀始試其為政也汀誠為州治也蔡君可拱而坐也誠未治也人皆觀君也無激也無同也惟其義而已矣蔡君之任也其異日官於朝一於是而

已矣亦蔡君之任也可不茂歟其行也來求吾文故序而送之

叙盜

盜三十人凡十五發繇孫僊而下盜吳慶船者殺人皆應斬盜朱縞船者賊重皆應絞凡應死者十有八人繇湯慶而下或賊輕或竊盜或嘗自言凡應徒者十有二人此有司之法也今圖之所見者其名氏稅等械器與其發之日月所盜之家所取之財至於人各別其凡若干發皆旁行以見之人各別其凡若干發者又別之以

朱欲覽者之易曉也吳慶之船賊分為三與吳慶吳道之屬有親踈居有異同至於孫僊湯慶之族屬以及十二人之所以得死者皆別見於圖之上下而獄之輕重詳矣其創作兵仗合衆以轉劫數百里之間至於賊殺良民此情狀之尤可嫉者也方五六月之時水之害甚矣田疇既以蕩溺矣屋廬既以漂流矣城郭之內糴官粟以賑民而猶有不得食者窮鄉僻壤大川長谷之間自中家以上日昃持錢無告糴之所况於躡所素困之人乎方且結草葦以自託於

壞堤毀埠之上士有饑死之迫無樂生之情其
屢發而為盜亦情狀之可哀者也康誥曰殺越
人于貨賈不畏死凡民罔不慙孟子以謂不待
教而誅者也是則殺人之盜不待教而誅皆百
王之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然而孔子曰
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此謂養之既足導之既
明則為盜者知耻而自新則非殺人之盜有待
教而誅此亦百王之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
也不待教而誅者天下之所得容也待教而
誅者俟之之道既盡矣然後可以責之備也苟

為養之既有不足導之既有不明俟之之道既
有不盡矣故凶年人食不足而有起為盜賊者
天子嘗密下寬大之令許降其罪而此非有司
之法也至殺人與賊重者亦不降有司之法存
焉亦康誥之意也余當閱是獄故具列其本之
情狀以覽觀焉以明余之於是盡心矣

序越州鑑湖圖

鑑湖一曰南湖南竝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
江漢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為也
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

里凡水之出於東南者皆委之州之東自城至于東江其北隄石捷二陰溝十有九通民田田之南屬漕渠北東西屬江者皆溉之州東六十里自東城至于東江其南隄陰溝十有四通民田田之北抵漕渠南並山西並隄東屬江者皆溉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門通民田田之東並城南並隄北濱漕渠西屬江者皆溉之總之溉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溉田九千頃而已蓋田之至江者盡於九千頃也其東曰曹娥斗門曰橐口斗門水之循南

隄而東者由之以入于東江其西曰廣陵斗門曰新邈斗門水之循北隄而西者由之以入于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遠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間疏為二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盡縱之使入于三江之口所謂湖高於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溉田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荒廢之田水旱之歲者也繇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廢也宋興民始有盜湖為田者祥符之間二十七戶慶曆之間二戶為田四頃當是時三司轉運

司猶下書切責州縣使復田為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奸民浸起至於治平之間盜湖為田者凡八千餘戶為田七百餘頃而湖廢幾盡矣其僅存者東為漕渠自州至于東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風涇至于桐鳴十里皆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蓋已先涸矣自此以來人爭為計說蔣堂則謂宜有罰以禁侵耕有賞以開告者杜杞則謂盜湖為田者利在縱湖水一兩則放聲以動州縣而斗門輒發故為之立石則水一在五雲橋水深八尺有五寸

會稽主之一在跨湖橋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陰主之而斗門之鑰使皆納于州水溢則遣官視則而謹其閉縱又以謂宜益理隄防斗門其敢田者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猶以為未也又以謂宜加兩縣之長以提舉之名課其督察而為之殿賞吳奎則謂每歲農隙當僦人濬湖積其泥塗以為丘阜使縣主役而州與轉運使提點刑獄督攝賞罰之張次山則謂湖廢僅有存者難卒復宜益廣漕路及他便利處使可漕及注民田里置石柱以識之柱之內禁敢

田者刀約則謂宜斥湖三之一與民為田而益隄使高一丈則湖可不開而其利自復范師道施元長則謂重侵耕之禁猶不能使民無犯而斥湖與民則侵者孰禦又以湖水較之高於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而益隄壅水使高則水之敗城郭廬舍可必也張伯玉則謂曰役五千人濬湖使至五尺當十五歲畢至三尺當九歲畢然恐工起之日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雖有智者猶不能必其成若曰役五千人益隄使高八尺當一歲畢其竹木費凡九

十二萬有三千計越之戶二十萬有六千賦之而復其租其勢易足如此則利可坐收而人不煩弊陳宗言趙誠復以水勢高下難之又以謂宜從吳奎之議以歲月復湖當是時都水善其言又以謂宜增賞罰之令其為說如此可謂博矣朝廷未嘗不聽用著刑之法故罰有自錢三百至於千又至于五萬刑有杖百至于徒二年其文可謂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濬而日愈廢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也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為

田太守孟顛不聽又求休隍湖為田顛又不聽
靈運至以語詆之則利於請湖為田越之風俗
舊矣然南湖繇漢歷吳晉以來接于唐又接于
錢鏐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嘗廢者彼或以區
區之地當天下或以數州為鎮或以二國自王
內有供養祿廩之須外有貢輸問饋之奉非得
晏然而已也故強水上之政以力本利農亦皆
有數而錢鏐之法最詳至今尚多傳於人者則
其利之不廢有以也近世則不然天下為一而
安於承平之故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而請

湖為田者其言語氣力徃徃足以動人至於修
水土之利則又費財動衆從古所難故鄭國之
役以謂足以疲秦而西門豹之治鄴渠人亦以
為煩苦其故如此則吾之吏孰肯任難當之怨
來易至之責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說雖博而未
嘗行法雖密而未嘗舉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
所以日廢繇是而已故以為法令不行而苟且
之俗勝者豈非然哉夫千歲之湖廢興利害較
然易見然自慶曆以來三十餘年遭吏治之因
循至於既廢而世猶莫寤其所以然况於事之

隱微難得而考者繇苟簡之故而弛壞於冥冥之中又可知其所以然乎今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既饒矣此游談之士為利於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盡廢則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衆人之所覩也使湖盡廢則湖下為田亦旱矣此將來之害而衆人所未覩者故曰此游談之士為利於侵耕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謂湖不必濬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此好辯之士為樂聞苟簡者言之也夫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城郭此議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勢較

之濬湖使下然後不失其舊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之所未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為四尺有五寸會稽之石則幾倍之壅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窪隆不並則益隄未為有補也故曰此好辯之士為樂聞苟簡者言之而又非實知利害者也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欲謹水之畜泄則有閉縱之法矣欲痛絕敢田者則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責於州縣與運使提點刑獄或欲以每歲農隙濬

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內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工若干為日幾何欲知增堤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欲知濬湖之泥塗積之何所又已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不可以必其成又已論之矣誠能收衆說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潤澤之今言必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鞏初蒙恩通判此州問湖之廢興於人求有能言利害之實者及到官然後問圖於兩縣問書於州與河渠司至於參覈之而圖成

熟究之而書具然後利害之實明故為論次庶夫計議者有考焉熙寧二年冬卧龍齋

唐宋八大家文抄卷百四十

唐宋八大家文抄卷百四十一 南
記

筠州學記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
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
正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徂
於暴詐惟知經者為善矣又爭為章句訓詁之
學以其私見妄臆穿鑿為說故先王之道不明
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
者楊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

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
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徒抗
志於強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
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
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
人材之乏久矣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
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
知其意而徃徃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
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
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

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
也故樂易敦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
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耻之意少而偷合
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
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
足者其故何哉繇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
不篤於自修至於漸磨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強
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
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
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

歟令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序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事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為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于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

博士鄭君舊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息之廬至於庖湔庫廐各以序為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為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為記而使歸刻焉

宜黃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絃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為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

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為天下之士而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為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

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為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為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

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為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群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為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

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栖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為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為令威行

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為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為者若夫正心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隣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記之

十二月某日也

瀛州興造記

熙寧元年七月甲申河北地大震壞城郭屋室瀛州為甚是日再震民訛言大水且至驚欲出走諫議大夫李公肅之為高陽關路都總管安撫使知瀛州事使人分出慰曉訛言乃止是日大雨公私暴露倉儲庫積無所覆昌公開示便宜使有攸處遂行倉庫經營蓋障雨止粟以石數之至一百三十萬兵器他物稱是無壞者初變作公命援兵警備訖于既息人無爭偷里巷

安輯維北邊自通使契丹成壁樓櫓禦守之具寢弛不治習以為故公因災變之後以興壞起廢為已任知民之不可重困也迺請于朝力取於旁路之羨卒費取於備河之餘材又以錢千萬市木於真定既集迺築新城方十五里高廣堅壯率加於舊其上為敵樓戰屋凡四千六百間先時州之正門弊在狹陋及是始斥而大之其餘凡圯壞之屋莫不繕理復其故常周而覽之聽斷有所燕休有次食有高廩貨有深藏賓屬士吏各有寧宇又以其餘力為南北通道若

千里人去汗淖即于夷塗自七月庚子始事至
十月己未落成其用人之力積若干萬若干千
若干百工其竹葦木瓦之用積若干萬若干千
若干百蓋遭變之初財匱民流此邦之人以謂
役鉅用艱不累數稔城壘室屋未可以復也至
於始作踰時功以告具蓋公經理勸督內盡其
心外盡其力故能易壞為成如是之敏事聞有
詔嘉獎昔鄭火災子產救災補敗得宜當理史
實書之衛有狄人之難文公治其城市宮室合
於時制詩人歌之今瀛地震之所摧敗與鄭之
火災衛之寇難無異公禦備構築不失其方亦
猶古也故瀛之士大夫皆欲刻石著公之功而
予之從父兄適與軍政在公幕府廼以書來屬
予記之予不得辭故為之記尚俾來世知公之
嘗勤於是邦也

○繁昌縣興造記

太宗二年取宣之三縣為太平州而繁昌在籍
中繁昌者故南陵地唐昭宗始以為縣縣百四
十餘年無城垣而濱大江常編竹為障以自固
歲輒更之用材與力一取於民出入無門關賓

至無舍館今治所雖有屋而痺逼破露至聽訟於廡下案牘簿書棲列無所徃徃散亂不可省而獄訟賦役失其平歷七代為令者不知幾人恬不知改革日入於壞故世指繁昌為陋縣而仕者不肯來行旅者不肯遊政事愈以疵市區愈以索寞為鄉老吏民者羞且憾之事之窮必變故今有能令出因民之所欲為悉破去竹障而垣其故基為門以通道徃來而屋以取固即門之東北構亭瞰江以納四方之賓客既又自大其治所為重門步廊門之上為樓歛勅書置

其中廊之兩旁為群吏之舍視事之廳便坐之齋寢廬庖滷各以序為廳之東西隅凡案牘簿書室而蔽之於是乎在自門至於寢廬總為屋凡若干區自計材至于用工總為日凡二千三又九十六日而落成焉夏希道太初此令之姓名字也慶曆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此成之年月日也始繁昌為縣止三千戶九十年間四聖之德澤覆露生養今幾至萬家田利之人倍他壤有餘魚蝦竹葦柿粟之貨足以自資而無貧民其江山又天下之勝處可樂也今復得能令為

樹立如此使得無歲費而有巨防賓至不惟得
以休而耳目尚得以為之觀令居不惟得以安
而民吏之出入仰望者益知尊且畏之獄訟賦
役之書悉完則是非倚而可定也予知縣之去
陋名而仕者爭欲來行旅者爭欲遊昔之疵者
日以減去而索寘者日以富蕃稱其縣之名其
必自此始夏令用薦者為是縣至二十七日而
計材以至于落成不惟興利除弊可法也而其
變因循就功效獨何其果且速歟昔孟子譏子
產惠而不知為政於戲如夏令者庶幾所謂知
政者歟於是過子產矣凡縣之得令為難幸而
得能令而興事尤難幸而事興而得後人不廢
壞之又難也今繁昌民既幸得其所難得而令
又幸無不便已者得卒興其所尤難皆可喜無
憾也惟其欲後人不廢壞之未可必也故屬予
記其不特以著其成其亦有以警也

洪州新建縣廳壁記

為後世之吏得行其志者少矣此仕之所以難
也而縣為最甚何哉凡縣之政無小大令主簿
皆獨任而民事委曲當有所操縱緩急不能一

斷以法舉法而繩之則其罪固易求也凡有所
為問可不可於州執一而違之則其勢固易撓
也其罪易求其勢易撓故為之者有以得於州
然後其濟可幾也不幸其一錙銖與之拂則大
者求其罪小者撓其勢將不遺其力矣吏之不
能自安豈足道哉縣有不與其擾者乎方是時
也而天下之能忘其勢而好惡不妄者鮮矣能
忘人之勢而強立不苟者亦鮮矣州負其強以
取威縣憂其弱以求免其習已久其俗已成之
後而守正循理以求其得於州其亦不可以必

也則仕於此者欲行其志豈非難也哉君子者
雖無所處而不安然其於自處也未嘗不擇仕
而得擇其自處則縣之事有不敢任者豈可謂
過也哉洪州新建自太平興國六年分南昌為
縣至嘉祐三年凡若干年為令者凡三十有九
人而秘書省著作佐郎黃巽公權來為其令抑
豪縱惠下窮守正循理而得濟其志者也公權
亦喜其職之行因考次凡為令者名氏將伐石
以書而列置于壁間故予為之載其行治而因
著其為縣之難使來者得覽焉

齊州二堂記

齊濱灤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
調材木為舍以寓去則徹之既費且陋乃為徙
官之廢屋為二堂於灤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
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
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鄭康成
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皇甫謐
釋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
丘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
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丘

此記便是
地誌蓋效
退之黃陵
廟碑

負夏皆在魯衛之間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
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
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
方之地合於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
山在河東媯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
號也予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迺
居媯汭則耕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
好事者迺因媯水出於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
為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
皆謂齊之南山為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

城為信然也今灤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栢厓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厓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厓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厓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至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厓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

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灤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濟者皆於是乎出也齊多其泉冠于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予驗之蓋皆灤水之旁出者也灤水嘗見於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灤杜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水濟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灤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灤上之南堂其西南則灤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灤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為之識使此邦之人尚有考熙寧六年二

月巳丑記

廣德湖記

鄞縣張侯圖其縣之廣德湖而以書并古刻石之文遺予曰願有紀蓋湖之大五十里而在鄞之西十二里其源出於四明山而引其北為漕渠泄其東北入江凡鄞之縣十有四其東七鄉之田錢湖溉之其西七鄉之田水注之者則此湖也舟之通越者皆繇此湖而湖之產有鳧鴈魚鼈菱蒲葭菼葵蓴蓮芡之饒其舊名曰鶯脰湖而今名大曆八年令儲僊舟之所更也貞元

元年刺史任侗又治而大之中元元年民或上書請廢湖為田任事者左右之為出御史李後素驗視後素不為撓民以得罪而湖卒不廢刺史李敬方與後素皆賦詩刻石以見其事其說以謂當是時湖成三百年矣則湖之興其在梁齊之際歟宋興淳化二年民始與州縣彊吏盜湖為田久不能正至道二年知州事丘崇元躬按治之而湖始復轉運使言其事詔禁民敢田者至其後遂著之於一州敕咸平中賜官吏職田取湖之西山足之地百頃為之既而務益取

法叙事可

湖以自廣天禧二年知州事李夷庚始正湖界起隄十有八里以限之湖之濱有地曰林村砂末曰高橋臘臺而其中有山曰白鶴曰望春自太平興國以來民冒取之夷庚又命禁絕而湖始復天聖景佑之間民復相率請湖為田州從事張大有案行止之而知州事李照又言其事報如至道詔書照以刻之石自此言請湖為田者始息而康定某年縣主簿曾公望又益治湖至張侯之為鄞則湖久不治而七鄉之農以旱告張侯為出營度民田湖旁者皆喜願致其力

張侯計工賦材擇民之為人信服有知計者使督役而自主之一不以屬吏人以不擾而咸勤趨於是築環湖之隄凡九千一百三十四丈其廣一丈八尺而其高八尺廣倍於舊而高倍於舊三之二鄞人累石陞水關其間而肩以木視水之小大而閉縱之謂之碶於是又為之益舊總為碶九為埭二十隄之上植榆柳益舊總為三萬一百又因其餘材為二亭於隄上以休而與望春白鶴之山相直因以其山名之上為廟一以祠神之主此湖者一以祠吏之有功於此

湖者以熙寧元年十一月始從而以明年二月卒事其用民之力八萬二千七百九十有二工而其材出於工之餘既成而田不病旱舟不病瘠魚鴈菱葦果蔬水產之良皆復其舊而其餘及於比縣旁州張侯於是可謂有勞矣是年予通判越州事越之南湖久廢不治蓋出於吏之因循而至於不知所以為力予方患之觀廣德之興以數百年危於廢者數矣繇屢有人故益以治蓋大曆之間溉田四百頃大中八百頃而今二千頃矣則人之存亡政之廢舉為民之幸

不幸其豈細也歟故為之書尚俾來有知毋廢前人之功以永為此邦之利而又將與越之人圖其廢也張侯名岫字子堅以材聞去而為提舉兩浙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差役水利事方且用於時云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間東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鄢水左丘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注之

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謂夷水避桓温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三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鄢百里立碣壅是水為渠以灌鄢郢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鄢以為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大隄為城一縣治是也而更謂鄢曰故城鄢入秦而白起所為渠因不廢引鄢水以灌田田皆為沃壤今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數苦旱州飲者無所取令孫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碣使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為約束時其蓄泄而止其侵爭民皆以為宜也蓋鄢水之出西山初棄於無用及白起資以禍楚而後世顧賴其利酈道元以謂溉田三千餘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衆力而復之使並渠之民足食而甘飲其餘粟散於四方蓋水出於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興於既廢使水之源流與地之高下

一有易於古則曼叔雖力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四瀆而河蓋數徙夫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又王莽時而絕况於衆流之細其通塞豈得而常而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務躡古人之遺跡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用力多而成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於知襄州事張瓌唐公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為蓋將任其職非有求於世也及其後言渠竭者蠹出然其心蓋或有求故

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熙寧六年余為襄州過京師曼叔時為開封訪余於東門為余道長渠之事而諉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予至而問焉民皆以為賢君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年如其初也予為之定著令上司農八年曼叔去開封為汝陰始以書告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也夫宜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為州者之任故予不得不盡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曼叔今為尚書兵部郎中龍圖閣直學

士八月丁丑記

唐宋八大家文抄卷百四十一

唐宋八大家文抄卷百四十二 南豐

記

徐孺子祠堂記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為
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為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
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
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
至於不容而織羅鈎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
行彌勵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歿而漢
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

公為其地
太守立廟

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赴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疆大覲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為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已以為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人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棲棲不皇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

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會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稱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遙南昌城西歷白杜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為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墜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

太守修
孺子墓

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脩治至拓
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湖世
不知其嘗為孺子宅又嘗為臺也予為太守之
明年始即其處結茆為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牢
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堙滅者
不可稱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
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
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以尚德故并采
其出處之意為記焉

閬州張侯廟記

張飛

事常蔽於其智之不周而辨常過於所惑智足
以周於事而辨至於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
盡之今夫推策灼龜審於夢寐其為事至淺世
常尊而用之未之有改也妨庸道路馬蠶猫虎
之靈其為類至細世常嚴而事之未之有廢也
水旱之災日月之變與夫兵師疾癘昆蟲鼠豕
之害凡一慝之作世常有祈有報未之有止也
金縢之書雲漢之詩其意可謂至而其辭可謂
盡矣夫精神之極其叩之無端其測之甚難而
尊而信之如此其備者皆聖人之法何也彼有

接於物者存乎自然世既不得而無則聖人固不得而廢之亦理之自然也聖人者豈用其聰明哉善因於理之自然而已其智足以周於事而其辨足以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也故古之有為於天下者盡已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未有能廢其一也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所謂盡已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人也繇是觀之則荀鄉之言以謂雩筮救日小人以為神者以疾夫世之不盡在乎已者而聽於人不盡在

乎人者而聽於神其可也謂神之為理者信然則過矣蔽生於其智之不周而過生於其所惑也閬州於蜀為巴西郡蜀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張侯名飛字益德常守是州州之東有張侯之冢至今千有餘年而廟祀不廢每歲大旱禱雨輒應嘉祐中比數歲連孰閬人以謂張侯之賜也乃相與率錢治其廟舍大而新之侯以智勇為將號萬人敵當蜀之初與魏將張郃相距於此能破郃軍以安此土可謂功施於人矣其歿也又能澤而賜之則其食於閬人不得

而廢也豈非宜哉知州事尚書職方員外郎李君獻卿字材叔以書來曰為我書之材叔好古君子也乃謂之書而以予之所聞於古者告之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為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為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為之備祿山既舉兵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闕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

悅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后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得宗益惡公所為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慚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奪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為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

萬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
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
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
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以不自悔者寡矣
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以不自悔者蓋未有也
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
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徃
徃雜於神僊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
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
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

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歟維歷
忤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
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
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
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
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瞻顧回隱以
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
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
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某
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某相與慕公

親炙字
恐誤下

之烈以公之嘗為此邦也遂為堂而祠之既成
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
不可盡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
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
人况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
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
事之以風示當世為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
志者也

尹公亭記

君子之於己自得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
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所以與人同其行也
人之於君子潛心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
有表其間名其鄉欲其風聲氣烈暴於世之耳
目而無窮者所以與人同其好也內有以得諸
己外有以與人同其好此所以為先王之道而
異乎百家之說也隨為州去京師遠其地僻絕
慶曆之間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河南尹公洙以
不為在勢者所容謫是州居於城東五里開元
佛寺之金燈院尹公有行義文學長於辨論一
時與之遊者皆世之聞人而人人自以為不能

及於是時尹公之名震天下而其所學蓋不以
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故其居於隨日考圖書
通古今為事而不知其官之為謫也嘗於其居
之北阜竹栢之間結茅為亭以菱為嬉歲餘乃
去既去而人不忍廢壞輒理之因名之曰尹公
之亭州從事謝景平刻石記其事至治平四年
司農少卿贊皇李公禹卿為是州始因其故基
增庫益狹斬材以易之陶瓦以覆之既成而寬
深亢爽環隨之山皆在几席又以其舊亭峙之
於北於是隨人皆喜慰其思而又獲遊觀之美

其冬李公以圖走京師屬予記之蓋尹公之行
見於事言見於書者固以赫然動人而李公於
是又侈而大之者豈獨慰隨人之思於一時而
與之共其樂哉亦將使夫荒遐僻絕之境至於
後人見聞之所不及而傳其名覽其跡者莫不
低回俯仰想尹公之風聲氣烈至於愈遠而彌
新是可謂與人同其好也則李公之傳於世亦
豈有已乎故予為之書時熙寧元年正月日也

墨池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

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苟僊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為其故跡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有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為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惟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况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如何哉

飲歸亭記

金溪尉汪君名遵為尉之三月斥其四垣為射亭既成教士於其間而名之曰飲歸之亭以書走臨川請記於予請數反不止予之言何足取汪君徒深望予也既不得辭乃記之曰射之用

事已遠其先之以禮樂以辨德記之所謂賓燕
鄉飲大射之射是也其貴力而尚技以立武記
之所謂四時教士貫革之射是也古者海內洽
和則先禮射而弓矢以立武亦不廢於有司及
三代衰王政缺禮樂之事相屬而盡壞揖讓之
射滋亦熄至其後天下嘗集國家嘗閒暇矣先
王之禮其節文皆在其行之不難然自秦漢以
來千有餘歲衰微絀塞空見於六藝之文而莫
有從事者由世之苟簡者勝也爭奪興而戰禽
攻取之黨奮則強弓疾矢巧技之出不得而廢

其不以勢哉今尉之校射不比乎禮樂而貴乎
技力其衆雖小然其旌旄錫鼓五兵之器便習
之利與夫行止步趨遲速之節皆宜有法則其
所教亦非獨射也其幸而在乎無事之時則得
以自休守境而填衛百姓其不幸殺越剽攻駭
驚間巷而並逐於大山長谷之間則將犯晨夜
蒙霧露隄阨馳危不避矢石之患湯火之難出
八千里而與之有事則士其可以不素教哉今
亭之作所以教士汪君又謂古者師還必飲至
於廟以紀軍實今廟廢不設亦欲士勝而歸則

飲之於此遂以名其亭汪君之志與其識可謂
協矣或謂汪君儒生尉文吏以禮義禁盜宜可
止顧乃習鬪而喜勝其是歟夫治固不可以不
兼文武而施澤於堂廡之上服冕擗笏使士民
化奸宄息者固亦在彼而不在此也然而天下
之事能大者固可以兼小未有小不治而能大
也故汪君之汲汲於斯不忽乎任小而非所謂
有志者耶

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熙寧元年冬廣德軍作新門鼓角樓成太守合

文武賓屬以落之既而以書走京師屬鞏曰為
我記之鞏辭不能書反覆至五六辭不獲乃為
其文曰蓋廣德居吳之西疆故障之墟境大壤
沃食貨富穰人力有餘而獄訟赴訴財貢輸入
以縣附宣道路回阻衆不便利歷世久之太宗
皇帝在位四年乃按地圖因縣立軍使得奏事
專決體如大邦自是以來田里辨爭歲時稅調
始不動遠人用宜之而門閤隘庫樓觀弗飾於
以納天子之命出令行化朝夕吏民交通四方
覽示賓客弊在簡陋不中度程治平四年尚書

兵部負外郎知制誥錢公輔守是邦始因豐年聚財積玉將改而新之會尚書駕部郎中朱公壽昌來繼其任明年政成封內無事乃擇能吏揆時率徒以畚以築以繩以削門阿是經觀闕是營不督不期役者自勸自冬十月甲子始事至十二月甲子卒功崇墉崛興復宇相瞰壯不及僭麗不及奢憲度政理於是出納士吏賓客於是馳走尊施一邦不失宜稱至於伐鼓鳴角以警昏昕下漏數刻以節晝夜則又新是四器列而棲之邦人士女易其聽觀莫不悅喜推美誦勤夫禮有必隆不得而殺政有必舉不得而廢二公於是兼而得之宜刻金石以書美實使是邦之人百世之下於二公之德尚有考也

歸老橋記

武陵柳侯圖其青陵之居屬予而叙以書曰武陵之西北有湖屬於梁山者白馬湖也梁山之西南有田屬於湖上者吾之先人青陵之田也築吾廬於是而將老焉青陵之西二百步有泉出于兩厓之間而東注于湖者曰采陵之澗吾為橋于其上而為屋以覆之武陵之往來有事

於吾廬者與吾異日得老而歸皆出於此也故
題之曰歸老之橋維吾先人遺吾此土者宅有
桑麻田有秔稌而渚有蒲蓮弋于高而追鳧鴈
之下上縉于深而逐鱸鮪之潛泳吾所以衣食
其力而無愧於心也息有喬木之繁蔭藉有豐
草之幽香登山而陵雲覽天地之竒變弄泉而
乘月遺氛埃之溷濁此吾所以處其怠倦而樂
於自遂也吾少而安焉及壯而從事于四方累
乎萬物之自外至者未嘗不思休于此也今又
獲位於朝而榮於寵祿以為觀遊於此而吾亦

將老矣得無志於歸哉又曰世之老於官者或
不樂於歸幸而有樂之者或無以為歸今吾有
是以成吾樂也其為我記之使吾後人之有考
以承吾志也余以謂先王之養老者備矣士大
夫之致其位者曰不敢煩以政蓋尊之也而士
亦皆明於進退之節無留祿之人可謂兩得之
也後世養老之具既不備士大夫之老於位者
或擯而去之也然士猶有冒而不知止者可謂
兩失之也今柳侯年六十齒髮未衰方為天子
致其材力以惠澤元元之時雖欲遺章綬之榮

從湖山之樂余知未能遂其好也然其志於退也如此聞其風者亦可以興起矣乃為之記

越州趙公救菑記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為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儻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

荒政分
賑之規

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躁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為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為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為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

餘石平其價予民為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糶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為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為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為病坊處病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止而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煩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細鉅必躬

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歛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於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蓄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為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始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蓄疹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為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為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為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

予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為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蓄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于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為越州趙公救蓄記云

唐宋八大家文抄卷百四十二

唐宋八大家文抄卷百四十三 南豐

記

清心亭記

嘉祐六年尚書虞部員外郎梅君為徐之蕭縣改作其治所之東亭以為燕息之所而名之曰清心之亭是歲秋冬來請記於京師屬余有亡妹殤女之悲不果為明年春又來請屬予有悼亡之悲又不果為而其請猶不止至冬乃為之記曰夫人之所以神明其德與天地同其變化者夫豈遠哉生於心而已矣若夫極天下之知

以窮天下之理於夫性之在我者能盡之命之
在彼者能安之則萬物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
此君子之所以虛其心也萬物不能累我矣而
應乎萬物與民同其吉凶者亦未嘗廢也於是
有法誠之設邪僻之防此君子之所以齊其心
也虛其心者極乎精微所以入神也齊其心者
由乎中庸所以致用也然則君子之欲修其身
治其國家天下者可知矣今梅君之為是亭曰
不敢以為遊觀之美蓋所以推本為治之意而
且將清心於此其所存者亦可謂能知其要矣

乃為之記而道予之所聞者焉十一月五日南
豐曾鞏記

醒心亭記

以六一命作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州之二年構
亭曰豐樂自為記以見其名之意既又直豐樂
之東幾百步得山之高構亭曰醒心使鞏記之
凡公與州賓客者遊焉則必即豐樂以飲或醉
且勞矣則必即醒心而望以見夫群山之相環
雲烟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樹衆而泉石嘉使
目新乎其所觀耳新乎其所聞則其心灑然而

醒更欲久而忘歸也故即其所以然而為名取
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噫其可謂善取樂於山
泉之間而名之以見其實又善者矣雖然公之
樂吾能言之吾君優游而無為於上吾民給足
而無憾於天下學者皆為才且良夷狄鳥獸
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樂也一山之隅一泉
之旁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於此也若公之
賢韓子歿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賓客尚
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年有慕公之為人而
覽公之迹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公
之難遇也則凡同遊於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歟
而鞏也又得以文詞託名於公文之次其又不
喜且幸歟

擬峴臺記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
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
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
而間獨求記於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
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
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闕廓怪竒可喜之觀

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隳潦毀蓋
蕝棄委於榛叢蒨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
君得之而喜增甍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
其亢爽繚以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為臺以脫埃
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
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
至於高桅勁艦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者出乎
履舄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
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
荒蹊叢落樹陰晻曖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

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雪烟開斂日光出没四
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
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
激烈或覲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於其目與得
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
撫非通道故貴人畜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
旱螟螣之蓄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
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
而晏然不知枹鼓之驚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
土俗而治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

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為之記

道山亭記

閩故隸周者七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并為閩中郡自粵之大末與吳之豫章為其通路其路在閩者陸出則阨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迺一得平地小為縣大為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鈎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

叙途嶷
水險

非其土人罕不蹟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上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衡縮膠糝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虛其地蓋以其陜多阻豈虛也哉福州治候官於閩為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為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

內外皆涂旁有溝溝通潮汐舟載者晝夜屬於
門庭麓多桀木而匠多良能以屋室鉅麗相
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宮又特
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僊山北曰粵
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
數十百其瓌詭殊絕之狀蓋已盡人力先祿卿
直昭文館程公為是州得閩山巖嶮之際為亭
於其處其山川之勝城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
簞席而盡於四矚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為登
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洲之山

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仕者常憚
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
忘其遠且險又將抗其思於埃壒之外其志壯
哉程公於是州以治行聞既新其城又新其學
而其餘功又及於此蓋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
議大夫又拜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今為越州字
公關名師孟云

學舍記

予幼則從先生受書然是時方樂與家人童子
嬉戲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時闕六經之言與

古今文章有過人者知好之則於是銳意欲與之並而是時家事亦滋出自斯以來西北則行陳蔡譙苦睢汴淮泗出于京師東方則絕江舟漕河之渠踰五湖並封禹會稽之山出于東海上南方則載大江臨夏口而望洞庭轉彭蠡上庾嶺繇真陽之瀧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蛟魚洶湧湍石之川嶺崖莽林羶虺之聚與夫雨暘寒燠風波霧毒不測之危此予之所單遊遠寓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藥物廬舍器用箕筥碎細之間此予之所經營以養也天傾

地壞殊州獨哭數千里之遠抱喪而南積時之勞乃畢大事此予之所遘禍而憂艱也太夫人所志與夫弟婚妹嫁四時之祠屬人外親之間王事之輸此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予於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序蓋其一二之指也得其閒時挾書以學於凡為身治人世用之損益考觀講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專力盡思琢彫文章以載私心難見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為並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自視而嗟也今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擾多事故益甚予之力

無以為乃休於家而鄣其旁之草舍以學或疾其卑議其隘者予顧而笑曰是予之宜也予之勞心困形以役於事者有以為之矣予之卑巷窮廬冗衣糲飯芑莧之美隱約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之疾則有之可以進於道者學之有不至至於文事生所好慕為之有不暇也若夫土堅木好高大之觀固世之聰明豪雋挾長而有恃者所得為若予之拙豈能易而志彼哉遂歷道其少長出處與夫好慕之心以為學舍記

一篇領袖

七

南軒記

得隣之蒨地燔之樹竹木灌蔬於其間結茅以自休翬然而樂世固有處廊廟之貴抗萬乘之富吾不願易也人之性不同於是知伏閑隱奧吾性所最宜驅之就煩非其器所長况使之爭於勢利愛惡毀譽之間邪然吾親之養無以脩吾之昆弟飯菽藿羹之無以繼吾之役於物或田於食或野於宿不得常此處也其能無歆然於心邪少而思凡吾之拂性苦形而役於物者有以為之矣士固有所勤有所肆識其皆受之

於天而順之則吾亦無處而非其樂獨何必休
於是邪顧吾之所好者遠無與處於是也然而
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與夫論美刺非
感微記遠山鏡家刻浮誇詭異之文章下至兵
權曆法星官藥工山農野圖方言地記佛老所
傳吾悉得於此皆伏羲已來下更秦漢至今聖
人賢者魁傑之材殫歲月億精思日夜各推所
長分辯萬事之說其於天地萬物小大之際修
身理人國家天下治亂安危存亡之致無不畢
載處與吾俱可當所謂益者之友非邪吾窺聖

人指意所出以去疑解蔽賢人智者所稱事引
類始終之槩以自廣養吾心以忠約守而恕行
之其過也改超之以勇而至之以不止此吾之
所以求於內者得其時則行守深山長谷而不
出者非也不得其時則止僕僕然求行其道者
亦非也吾之不足於義或愛而譽之過也吾之
足於義或惡而毀之者亦過也彼何與於我哉
此吾之所任乎天與人者然則吾之所學者雖
博而所守者可謂簡所言雖近而易知而所任
者可謂重也書之南軒之壁間蚤夜覽觀焉以

自進也

鵝湖院佛殿記

慶曆某年某月日信州鉅山縣鵝湖院佛殿成僧紹元來請記遂為之記曰自西方用兵天子宰相與士大夫勞於議謀材武之士勞於力農工商之民勞於賦斂而天子嘗減乘輿掖庭諸費大臣亦徃徃辭賜錢士大夫或暴露其身材武之士或棄義而死農工商之民或失其業惟學佛之人不勞於謀議不用其力不出賦斂食與寢自如也資其官之侈非國則民力焉而天

下皆以為當然予不知其何以然也今是殿之費十萬不已必百萬也百萬不已必千萬也或累累而千萬之不可知也其費如是廣欲勿記其日時其得邪而請予文者又紹元也故云耳

僊都觀三門記

門之作取備豫而已然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制度加于度則譏之見于易禮記春秋其旁三門門三塗惟王城為然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宮視天子或過焉其門亦三之其備豫之意蓋本於易其加于度則知禮者所不能損知春秋者所

太息而已甚矣其法之蕃昌也建昌軍南城縣
麻姑山僊都觀世傳麻姑於此僊去故立祠在
焉距城六七里由絕嶺而上至其處地反平寬
衍沃可宮可田其獲之多與他壤倍水旱之所
不能災予嘗視而歎曰豈天遺此以安且食其
衆使世之衍衍施施趨之者不已歟不然安有
是邪則其法之蕃昌人力固如之何哉其田八
既饒則其宮從而侈也宜慶曆六年觀主道士
凌齊曄相其室無不修而門獨庫曰是不足以
稱吾法與吾力遂大之既成託予記予與齊曄

里人也不能辭噫為里人而與之記人之情也
以禮春秋之義告之天下之公也不以人之情
易天下之公齊曄之取予文豈不得所欲也夫
豈以予言為厲已也夫

分寧縣雲峰院記

分寧人勤生而畜施薄義而喜爭其土俗然也
自府來抵其縣伍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
桑之務率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饁其外盡
在田田高下磽腴隨所宜雜植五穀無廢壤女
婦蠶杼無懈人茶盞蜜紙竹箭材葦之貨無有

織鉅治咸盡其身力其勤如此富者蒸田千畝
廩實藏錢至累歲不發然視捐一錢可以易死
寧死無所捐其於施何如也其間利害不能以
稊米父子兄弟夫婦相去若奕碁然於其親固
然於義厚薄可知也長少族坐里閭相講語以
法律意嚮小戾則相告訐結黨詐張事關節以
動視聽甚者畫刻金木為章印摹文書以給吏
立縣庭下變偽一日千出雖笞朴徒死交迹不
以屬心其喜爭訟豈比他州縣哉民雖勤而習
如是漸涵入骨髓故賢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

未易治教使移也雲峰院在縣極西界無籍圖
不知自何時立景德三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
侈之門閨觀深殿寢言言棲容之廬齋庖庫庾
序列兩旁浮圖所用鏡鼓魚螺鐘磬之編百器
備完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其學其歸未能
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土俗至有
餘輒斥散之不為黍累計惜樂淡泊無累則又
若能勝其畜施喜爭之心可言也或曰使其人
不汨溺其所學其歸一當於義則傑然眎邑人
者必道常乎此予未敢必也慶曆三年九月與

其徒謀曰吾排蓬藿治是院不自意成就如此
今老矣恐泯泯無聲界來人相與圖文字買石
刻之使永永與是院俱傳可不可也咸曰然推
其徒子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為申其可言者
寵嘉之使刻示邑人其有激也

菜園院佛殿記

慶曆八年四月撫州菜園僧可栖得州之人高
慶王明饒傑相與率民錢為殿於其院成以佛
之像置其中而來乞予文以為記初菜園有籍
於尚書有地於城南五里而草木生之牛羊踐

之求屋室居人焉無有也可栖至則喜曰是天
下之廢地也人不爭吾得之以老斯足矣遂以
醫取資於人而即其處立寢廬講堂重門齊苞
之房棲客之舍而合其徒入而居之獨殿之役
最大自度其力不能為乃使慶明傑持簿乞民
間有得輒記之微細無不受浸漸積累期月而
用以足役以既自可栖之來居至於此蓋十年
矣吾觀佛之徒凡有所興作其人皆用力也勤
刻意也專不肯苟成不求速效故善以小致大
以難致易而其所為無一不如其志者豈獨其

說足以動人哉其中亦有智然也若可棲之披
攘經營播撫纖悉忘十年之久以及其志之成
其所以自致者豈不近是哉噫佛之法固方重
於天下而其學者又善殖之如此至於世儒習
聖人之道既自以為至矣及其任天下之事則
未嘗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少長相與語曰苟
一時之利耳安能必世百年為教化之漸而待
遲久之功哉相薰以此再歷千餘載雖有賢者
作未可以得志於其間也由是觀之反不及佛
之學者遠矣則彼之所以盛不由此之所自守
者衰歟與之記不獨以著其能亦媿吾道之不
行也已

洪渥傳

洪渥撫州臨川人為人和平與人游初不甚歡
久而有味家貧以進士從鄉舉有能賦名初進
於有司連輒出久之乃得官官不自馳騁又久
不進卒監黃州麻城之茶場以死死不能歸葬
亦不能返其孥里中人聞渥死無賢愚皆恨失
之予少與渥相識而不深知其為人渥死迺聞
有兄年七十餘渥得官而兄已老不可與俱行

渥至官量口用俸掇其餘以歸買田百畝居其
兄復去而之官則必安焉渥既死兄無子數使
人至麻城撫其孥欲返之而居以其田其孥蓋
弱力不能自致其兄益已老矣無可柰何則念
輒悲之其經營之猶不已忘其老也渥兄弟如
此無愧矣渥平居若不可任以事及至赴人之
急早夜不少懈其與人真有恩者也予觀古今
豪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於史者徃徃務撫竒
以動俗亦或事高而不可為繼或伸一人之善
而誣天下以不及雖歸之輔教警世然考之中
庸或過矣如渥所存蓋人人所易到故載之云

唐宋八大家文抄卷百四十三

唐宋八大家文抄卷百四十四 南豐

論議雜著

唐論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為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

代漢之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為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之為君也誠已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

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耻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致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

服從天下莫不以為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
宗之為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
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
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
之為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
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
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
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
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
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

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
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千有餘年雖
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為君而
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
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為
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
者可以鑑矣

講官議

孔子之語教人曰不憤悱不啓發舉一隅不以
三隅反則不告也孟子之語教人曰有答問者

荀子之語教人曰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
二謂之嘖傲非也嘖非也君子如響故禮無往
教而有待問明師之道有問而告之者爾世之
挾書而講者終日言而非有問之者也迺不自
知其強聒而欲以師自任何其妄也古之教世
子之法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
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則示之以道
者以審喻之為淺故不為也况於師者何為也
哉正已而使觀之者化爾故得其行者或不得
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或不得其所以言也仰之

而彌高鑽之而彌堅德如是然後師之道盡故
天子不得而召也諸侯不得而友也又况得而
臣之乎此伊尹太公子思孟子之徒所以忘人
之勢而唐虞三代大有為之君所以忘其勢也
世之挾書而講於禁中者官以侍為名則其任
故可知矣迺自以謂吾師道也宜坐而講以為
請於上其為說曰必如是然後合於古之所謂
坐而論道者也夫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
之謂之卿大夫語其任之無為與有為非以是
為尊師之道也且禮於朝王及群臣皆立無獨

坐者於燕皆坐無獨立者故坐未嘗以為尊師之禮也昔晉平公之於亥唐坐云則坐曾子之侍仲尼子曰參復坐則坐云者蓋師之所以命學者未果有師道也顧僕僕然以坐自請者也則世之為此者非妄歟故為此議以解其惑

公族議

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為天子其別子皆為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為諸侯其別子各為其國之卿大夫皆有采地別子之適子繼世以食其采地其族人百世宗之此之謂大宗其別子亦

各仕於其國為卿大夫其適子兄弟宗之五世而止此之謂小宗蓋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為天子其別子世為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為諸侯其別子各為其國之卿大夫世世食采地皆傳於無窮夫豈有服盡而絕其祿位衣食嫁娶使之自謀者乎非特如此也昔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居五十三人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其可見者則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畢鄩郟邲晉應韓凡蔣邢茅胙祭之屬是也其稱兄弟之國者十

有五人則周之近屬其稱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則周之同姓而已其爵命之使傳國至於無窮夫豈以服為斷乎至於宗廟之數天子七諸侯五而祭法虞夏商周禘郊祖宗遠或至於數十世之上亦皆未嘗以服為斷也其推而上之報本於祖宗至不可為數推而下之廣骨肉之恩至於無窮蓋其積厚者其流澤遠有天下之功者受天下之報其理勢次序固然也是豈可拘於常見議於錙銖之內乎故服盡而戚單者所以節人之常情而為大宗小宗之數安可以論

帝者之功德而為廣親親之法乎昔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唐虞之後下車而封夏商之後其在異代尚特顯之其急如此况受重於祖宗推原功德之所自出其可以天下之大而儉於骨肉之恩以不滿足海內之望乎孟子曰仁人之於兄弟也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先王推是心以及於同姓之間故有土分之有民分之有寶玉分之有寶器分之成王康王之言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是皆無所不盡其厚未有從夫略者也蓋詩裳裳

者華剝時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而傳藥卻胥原狐續慶伯陪臣之族耳其降在皂隸叔向亦以為晉國之憂况於帝者之功德與天地等而可使七八世之子孫夷於閭巷之凡民乎後世公族無封國采地之制而有列於朝有賜於府是亦親而貴之愛而富之之意也其名書於宗籍者繁衍盛大實國家慶有司雖費非多於天下之國七十有一而姬姓獨居者五十三人其亦求中以節之而已矣顧令袒免以外母與官衣食嫁娶使之自謀是亦不考於古矣何其

野於禮也以世莫能辨故作公族議使好學者得詳焉

為人後議

禮大宗無子則族人以支子為之後為之後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禮之所以如此者何也以謂人之所知者近則知親愛其父母而已所知者遠則知有嚴父之義知有嚴父之義則知尊祖知尊祖則知大宗者上以繼祖下以收族不可以絕故有以支子為之後者為之後者以受重於斯人故不得不以尊服服

之以尊服服之而不為之降已親之服則猶恐未足以明所後者之重也以尊服服之又為之降已親之服然後以謂可以明所後者之重而繼祖之道盡此聖人制禮之意也夫所謂收族者記稱與族人合食序以昭穆別以禮義之類是特諸侯別子之大宗而嚴之如此况如禮所稱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此天子之大宗是為天地宗廟百神祭祀之主族人萬世之所依歸而可以不明其至尊至重哉故前世人主有以支子繼立而崇其本親加以號位立廟奉

祀者皆見非於古今誠由所知者近不能割棄私愛節之以禮故失所以奉承正統尊無二上之意也若於所後者以尊服服之又為之降已親之服而退於已親號位不敢以非禮有加也廟祀不敢以非禮有奉也則為至恩大義固已備矣而或謂又當易其父母之名從所後者為屬是未知考於禮也禮為人後者為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者此其服為所後者而非其為已也為其父母期為其昆弟大功為其姊妹適人者小功皆降本

服一等者此其服為已而非為所後者也使於其父母服則為已名為所後者是則名與實相違服與恩相戾矣聖人制禮不如是之舛也且自古為人後者不必皆親昆弟之子族人之同宗者皆可為之則有以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而為之者矣有以總麻袒免無服昆弟之子而為之者矣若當從所後者為屬則亦當從所後者為服從所後者為服則於其父母有宜為大功為小功為總麻為袒免為無服者矣而聖人制禮皆為其父母期使足以明所後者重而已非

遂以謂當變其親也親非變則名固不得而易矣戴德王肅喪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一等服齊衰期其服之節居倚廬言語飲食與父在為母同其異者不祥不禫雖除服心喪三年故至於今著於服令未之有改也豈有製服之重如此而其名遂可以絕乎又崔凱喪服駁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則足以明所後者為重無緣迺絕之矣夫未嘗以謂可以絕其親而輒謂可以絕其名是亦惑矣且支子所以後大宗若為推其嚴父之心以尊祖也顧以尊祖之

故而不父其父豈本其恩之所由生而先王教天下之意哉又禮適子不可為人後者以其傳重也支子可以為人後者以非傳重也使傳重者後已宗非傳重者後大宗其意可謂即乎人心而使之兩義俱安也今若使為人後者以降其父母之服一等而遂變革其名不以為父母則非使之兩義俱安而不即乎人心莫大乎如是也夫人道之於大宗至尊至重不可以絕尊尊也人子之於父母亦至尊至重不可以絕親親也尊尊親親其義一也未有可廢其一者故

為人之後者為降其父母之服禮則有之矣為之絕其父母之名則禮未之有也或以謂欲絕其名者蓋惡其為二而使欲之為一所以使為人後者之道盡也夫迹其實則有謂之所後有謂之所生制其服則有為已而非為所後者有為所後而非為已者皆知不可以惡其為二而強使之為一也至於名者蓋生於實也適不知其不可以惡其為二而欲強使之為一是亦過矣籍使其名可以強使之為一而迹其實之非一制其服之非一者終不可以易則惡在乎欲

絕其名也故古之聖人知不可以惡其為二而強使之為一而能使其屬之踈者相與為重親之厚者相與為輕則以禮義而已矣何則使為人後者於其所後非已親也而為之服斬衰三年為其祭主是以義引之也於其所生實已親也而降服齊衰期不得與其祭是以禮厭之也以義引之則屬之踈者相與為重以禮厭之則親之厚者相與為輕而為人後之道盡矣然則欲為人後之道盡者在以禮義明其內而不在於惡其為二而強易其名於外也故禮喪服齊

衰不杖期章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此見於經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漢祭義以謂宣帝親謚宜曰卓魏相以謂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後世議者皆以其稱皇立廟為非至於稱親稱考則未嘗有以為非者也其後魏明帝尤惡為人後者厚其本親故非漢宣加悼考以皇號又謂後嗣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皆不得謂考為皇稱妣為后蓋亦但禁其猥加非正之號而未嘗廢其考妣之稱此見於前世議論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考妣之明文也又晉

王坦之喪服議曰罔極之重非制教之所裁昔日之名非一朝之所去此出後之身所以有服本親也又曰情不可奪名不可廢崇本叙恩所以為降則知為人後者未有去其所出父母之名此古人之常理故坦之引以為制服之證此又見於前世議論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是則為人後者之考見於經見於前世議論謂之父母謂之親妣者其大義如此明文如此至見於他書及史官之記亦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謂之私考妣謂之本親謂之親者則

不可一二數而以為世父叔父者則不特禮未之有載籍已來固未之有也今欲使從所後者為屬而革變其父母之名此非常異義也不從經文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亦非常異義也而無所考據以持其說將何以示天下乎且中國之所以為貴者以有父子之道又有六經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以治之故也今忽欲棄之而伸其無所考據之說豈非誤哉或謂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則為兩統二父其可乎夫兩統二父者謂加考以皇號立廟奉祀是不一於

正統懷二於所後所以著其非而非謂不變革其父母之名也然則加考以皇號與禮及古之稱皇考者有異乎曰皇考一名而為說有三禮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是則以皇考為曾祖之廟號也魏相謂漢宣帝父宜稱尊號曰皇考既非禮之曾祖之稱又有尊號之文故魏明帝非其加悼考以皇號臣於光武亦於南頓君稱皇考廟義出於此是以加皇號為事考之尊稱也屈原稱朕皇考曰伯庸又晉司馬機為燕王告禘廟文稱敢昭告于

皇考清惠亭侯是又達於群下以皇考為父歿之通稱也以為曾祖之廟號者於古用之以為事考之尊稱者於漢用之以為父歿之通稱者至今用之然則稱之亦有可有不可者乎曰以加皇號為事考之尊稱者施於為人後之義是干正統此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達於群下以皇考為父歿之通稱者施於為人後之義非干正統此求之於禮而可者也然則以為父歿之通稱者其不可如何曰若漢哀帝之親稱尊號曰恭皇安帝之親稱尊號曰孝德皇是又求之

於禮而不可者也且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前世失禮之君崇本親以位號者豈獨失為人後奉祀正統尊無二上之意哉是以子爵父以卑命尊亦非所以尊厚其親也前世崇飾非正之號者其失如此而後世又謂宜如期親故事增官廣國者亦可謂皆不合於禮矣夫考者父歿之稱然施於禮者有朝廷典冊之文有宗廟祝祭之辭而已若不加位號則無典冊之文不立廟奉祀則無祝祭之辭則雖正其名豈有施

於事者顧言之不可不順而已此前世未嘗以為可疑者以禮甚明也今世議者紛紛至於曠日累時不知所決者蓋由不考於禮而率其私見也故采於經列其旨意庶得以商確焉

救災議

河北地震水災隴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

壯者日受粟二升
幼者一升

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焉是農不復得修其畎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

中戶為
十人
十斗為
一石

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為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為十萬戶

食之不通則為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徧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辨此又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辯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群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墻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

而不暇顧甚則殺馬牛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之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鬪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又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鬪之民異時或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糶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

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
竄竊弄鋤挺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強者
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
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况
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社之將行安得不
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為今之策下
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
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令被災之州為十萬戶如
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
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

食則農得修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
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
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弁之廩於上而勢
不暇乎他為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為百
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
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
萬石况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
而終無損於儲峙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
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者也又無
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類

墻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
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况於全牛馬
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
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
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為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為
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
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
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
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
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
父母妻子脫於流亡轉死之禍則戴土之施而
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厝置
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
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
未之有也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玉輅
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琛奉弊來享疆內安輯
里無囂聲豈不適變於可為之時消患於無形
之內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
也不早出此或至於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為
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

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
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
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
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
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
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畜足以備水旱之
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
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為公家
之費而已凡以為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
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緩已况今倉庫之積尚

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
民之死乎古人有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
先王之於救災髮膚尚無所愛况外物乎且今
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
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
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
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為之
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莽香藥之類佐其虛
估不過捐茶莽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其
費已足茶莽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為可惜

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
旃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
患為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
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
此特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書魏鄭公傳

予觀太宗常屈已以從群臣之議而魏鄭公之
徒喜遭其時感知已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
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
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

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
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
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
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
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
非滅人言以揜已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
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為當掩是以
諫諍為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况前代
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
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

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群下既知此意而不
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
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
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
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
今稱太甲成王為賢君而伊尹周公為良相者
以其書可見也今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
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
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
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

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
矣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
春秋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
藁者非歟曰焚藁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為之也
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
何則以焚其藁為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
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
美常在於已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
藁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後
世庸詎知非謀已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

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
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
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
待已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蓋知
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蘇明允哀詞

明允姓蘇氏諱洵眉州眉山人也始舉進士又
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歸焚其所為文閉戶讀書
居五六年所有既富矣乃始復為文蓋少或百
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託諭侈能盡之

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
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
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略如是以余
之所言於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明允每於
其窮達得喪憂歎哀樂念有所屬必發之於此
於古今治亂興懷是非可否之際意有所擇亦
必發之於此於應接酬酢萬事之變者雖錯出
於外而用心於內者未嘗不在此也嘉祐初始
與其二子軾轍復去蜀游京師今叅知政事歐
陽公修為翰林學士得其文而異之以獻於上

以三蘇文
章少得
先輩推
獎及得
科第高
而後始傳
於世則似
於膚淺
後學欲
自見於
世難矣
等

既而歐陽公為禮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
等於是三人之文章盛傳於世得而讀之者皆
為之驚或歎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師至於
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書
既而明允召試舍人院不至持用為秘書省校
書郎頃之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
書而軾轍又以賢良方正策入等於是三人者
尤見於當時而其名益重於天下治平三年春
明允上其禮書未報四月戊申以疾卒享年五
十有八自天子輔臣至閭巷之士皆聞而哀之

明允所為文集有二十卷行於世所集太常因
革禮者一百卷更定謚法二卷藏於有司又為
易傳未成讀其書者則其人之所存可知也明
允為人聰明辨智過人氣和而色溫而好為策
謀務一出已見不肯躡故迹頗喜言兵慨然有
志於功名者也二子軾為殿中丞直史館轍為
大名府推官其年以明允之喪歸葬於蜀地既
請歐陽公為其銘又請予為辭以哀之曰銘將
納之於壙中而辭將刻之於冢上也余辭不得
已乃為其文曰

嗟明允兮邦之良氣甚夷兮志則彊閱今古兮
辨興亡驚一世兮擅文章御六馬兮馳無疆決
大河兮噬扶桑粲星斗兮射精光衆伏玩兮雕
肺腸自京師兮泊幽荒矧二子兮與翱翔唱律
呂兮和宮商羽戕戕兮勢方颺孰云命兮變不
常奄忽逝兮汴之陽維自著兮曄煌煌在後人
兮慶彌長嗟明允兮庸何傷

紙顛加按字題評皆長意漫記也

唐宋八大家文抄卷百四十四

終

